

| 乡 | 土 | 器 | 物 | 记 |

棕绳

◎黄孝纪

村庄没有棕树，棕绳家家都有。长的，短的，细的，粗的，新的，旧的。

我们村庄周边一些山沟里躺着的小村子，十几、几十户人家的，在他们村前或村后，能看到独立或成丛的棕树，光杆黑溜，树顶散开着巨掌般的长柄绿叶，长柄下端披散着一圈棕黄乌黑的杂乱的棕毛，像一个多年不曾理发洗头的浪人。我曾经纳闷过，这样的棕树，为什么我的村庄没有呢？

棕树经年可以没有，棕绳一日不可或缺。

早晨起床，睡眼惺忪，眼角上两团黄白色眼屎还没有擦去，套用村人一句夸张的话：“眼屎能打土砖。”便从门后墙角里顺手拿了一根铁钩扁担，挑了两只木水桶，出了门，走在石板巷子里，走向村前柏树下咕咕流淌的老水井。两桶清亮的井水挑上肩，一前一后两股棕绳把扁担拉得弯弯，咕唧作响。挑水的人络绎而至，往来交错，打着“早啊”“挑水啊”这类顺口而出的招呼，板结的脸面渐渐生动起来。

村庄的箩筐有两种，大的叫谷箩，小的叫米箩。双抢割水稻之前，村人往往会在赶圩时买来新箩筐，新棕绳。在剪刀尖嘴的配合下，撬开箩筐四面外侧中央预留的穿绳窟窿，一根长长的新棕绳依次穿过，在箩筐底呈十字型交汇，打结。提起棕绳，犹如箩筐的双耳。挑谷挑米挑碳挑花生挑红薯，甚至走亲戚时挑着一双小儿女，箩筐棕绳的长度可以根据挑者的身高挽结调整。

那时村庄的人家都养猪，每天煮猪需要大量的茅柴。年少的我们，有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上山砍茅柴。尤其是周末和寒暑假，只要不下雨下雪，几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成群结队与伙伴们到远近的山上砍两个来回。上山时，我们各自带一把镰刀，一根柴

枪，两副套了木勾子的棕绳。下山时肩膀上挑一担棕绳捆缚的茅柴，茅柴沉重，压得皮肉筋骨生痛，只得快步疾行，回家的路上，要歇息好几回。

那些用旧的，甚至已经断过很多次的棕绳，会派上别的用场。比如套在窗外墙钉上，用来挂晾衣的竹竿；套在木梁上，挂菜篮，挂箩筐，挂需要躲避老鼠的物件；也可以用于别的使用棕绳的地方。总之不会轻易丢弃。

长长的棕绳，也在村庄禁锢着自由，摧残生命。牛永远被一根棕绳牵住了鼻子，狗脖子被买狗人套进了棕绳套，一命呜呼。就在我们的上一辈，用棕绳捆人斗人，几乎是习以为常。在我少小的时候，偶尔有想不开的村人，用一根棕绳了结余生。

有一种粗如手臂的棕绳，每户家庭差不多都有一根。一端打了一个死结，比拳头还大。这根棕绳用来将箩筐的稻谷和米拉到楼上，倒入谷廪或米缸。在我十几岁之前，家里是父亲干这个活。他双脚跨站在楼梯口，俯身朝下，从楼上垂下粗棕绳来。我们站在下面，将谷箩筐的细棕绳挽一个活活结，挂在粗棕绳的死结上。父亲用力将粗棕绳一下一下往上拉，最后提住活结，把沉重的箩筐稳稳地放在楼板上。少年时代，我成了干这个力气活的接班人。

村里也有这样粗大的公用棕绳，每次使用，要同时用上好几根，那是用来绑扎出殡的棺材和抬棺。抬棺的“八大金刚”脚步缓缓向前移动，沉重的棺材在两根圆木大抬杠的裹挟下，一沉一浮大幅度晃荡，与粗大的棕绳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到了新挖的墓穴边，抬杠拆了下来，村人拉着粗大的棕绳，将棺材缓缓放进墓坑。拉出棕绳，掩上黄土，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就此回归地母的怀抱。

想您时，您已离我远去

◎张丫丫

一大早，手机震动惊醒了我，一看日历是4月29日，母亲的生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备注的，向天轻道一声：“天堂上的母亲，生日快乐！”瞬间，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

想想，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20年了。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她给人的印象是善良、坚强、勤劳、阳光。她生于五十年代末，三姐妹中排行老二。听外婆讲，母亲小时候很调皮跟男生没什么两样。七十年代公社化时，每天要出工干农活，外婆派母亲和姨妈去，可每次出门俩姐妹，回家却往往只有姨妈一人。原来，母亲在回来路上不是爬树摘酸桃子就是去掏鸟窝，十足一个“女汉子”。可“女汉子”也有爱美之时，在母亲十来岁的时候，就知道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卖家禽，私下攒钱给自己买新衣服穿。虽说母亲“野”，可学习成绩好，每次都是年级第一，同龄小伙伴很是不解，为什么她玩也玩了，成绩咋还那么好？于是，母亲成了他们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七十年代，母亲他们那一辈的婚姻虽说自由，但是在农村还存在包办婚姻。母亲可不干，她在公社做农活时，认识了一个初中毕业写得一手好字的文静大帅哥，他在公社当记分员。母亲一眼就看上了他，展开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小伙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对此，母亲跑到小伙家里，对其父母说：“我爱他，请允许我们在一起吧！不管我们有多穷，我也愿意跟着你儿子一起去打拼，也会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如此决心与深情，终换情郎携手牵，那个被母亲钟情的小伙就是我的父亲。

婚后，母亲不甘过穷日子，说服父亲一起到了藏区高原采菌。七八月的高原，正值雨季，也是采菌的好时候，不管雨下得多大，不管道路多泥泞，他俩都不叫苦不叫累地往返山上，从采菌到晾晒再到出售，总是一鼓作气地完成。辛苦的劳动终究得到回报，从一碗一瓢再到一砖一瓦，到八十年代时我家已经住上了漂亮的“小青瓦”。

从我开始懂事起，母亲就一直教导我和妹妹，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一个人只要勤奋肯吃苦，总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时，学校放“农忙假”，别的小朋友都可以随意玩耍，可我和妹妹却要受母亲牵挂，两副套了木勾子的棕绳。下山时肩膀上挑一担棕绳捆缚的茅柴，茅柴沉重，压得皮肉筋骨生痛，只得快步疾行，回家的路上，要歇息好几回。那些用旧的，甚至已经断过很多次的棕绳，会派上别的用场。比如套在窗外墙钉上，用来挂晾衣的竹竿；套在木梁上，挂菜篮，挂箩筐，挂需要躲避老鼠的物件；也可以用于别的使用棕绳的地方。总之不会轻易丢弃。长长的棕绳，也在村庄禁锢着自由，摧残生命。牛永远被一根棕绳牵住了鼻子，狗脖子被买狗人套进了棕绳套，一命呜呼。就在我们的上一辈，用棕绳捆人斗人，几乎是习以为常。在我少小的时候，偶尔有想不开的村人，用一根棕绳了结余生。有一种粗如手臂的棕绳，每户家庭差不多都有一根。一端打了一个死结，比拳头还大。这根棕绳用来将箩筐的稻谷和米拉到楼上，倒入谷廪或米缸。在我十几岁之前，家里是父亲干这个活。他双脚跨站在楼梯口，俯身朝下，从楼上垂下粗棕绳来。我们站在下面，将谷箩筐的细棕绳挽一个活活结，挂在粗棕绳的死结上。父亲用力将粗棕绳一下一下往上拉，最后提住活结，把沉重的箩筐稳稳地放在楼板上。少年时代，我成了干这个力气活的接班人。村里也有这样粗大的公用棕绳，每次使用，要同时用上好几根，那是用来绑扎出殡的棺材和抬棺。抬棺的“八大金刚”脚步缓缓向前移动，沉重的棺材在两根圆木大抬杠的裹挟下，一沉一浮大幅度晃荡，与粗大的棕绳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到了新挖的墓穴边，抬杠拆了下来，村人拉着粗大的棕绳，将棺材缓缓放进墓坑。拉出棕绳，掩上黄土，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就此回归地母的怀抱。

想您时，您已离我远去。永远的天堂，永久的怀念，让生命成为永恒，让思念跨越时空。母亲、父亲，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如果有来世，我还会做你女儿，爱你们！



眺望雪山。冯光福 摄

雪域三章

◎郭光泉

感知雪域

秋雨惜别剑门
冬雪喜临贡嘎
回味巴国包谷饭
又尝藏乡酥油茶
红日照耀藏寨
经幡舞动万家
耗牛铃铛响野原
神鹰高旋绕峰崖
汉子马上扬鞭
姑娘火塘绣花
雅水一江破冰去
雪域美景胜唐卡

藏寨晨曲

当十八弯天路正延伸梦想
当马它弯藏寨正温暖希望
嘿，太阳出来了
磅礴着万丈光的力量
银装的车卡拉群峰
顿时佩戴万方金顶登场
蔚蓝色瀚海的天边
挂着如帐篷一样洁白的月亮
早出的耗牛群追逐冰河边，雪山上
像黑晶晶的群星闪耀光芒
汽笛低声响，来自远方
牧犬高声吠，响彻藏乡
朱红的木门扇洞开
洁白的哈达齐刷刷上
木噶烧滚牛粪火，驱散寒冷
卓玛煮起酥油茶，香沁心扉
老阿妈炫耀新屋新被新衣裳
老阿爸喜算增收增牧明白帐

“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启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2018年，改革开放的征途将走过40周年。40年，承载着多少梦想与荣光；40年，流淌着多少青春与故事。在这短短的4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在这40年的改革大潮中，我们共同脉动，共同见证，共同受益，衣、食、住、行有了根本性提高，事业、家庭、生活质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每个家庭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每个人都经历了精彩故事。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自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甘肅日报》特别推出大型主题策划“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活动。

改革开放40年来，你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邀您讲述！

征文要求：

(1)故事，以小见大、小角度切入。从希望的田野、乡村蝶变、我的高考、出行之便、乔迁之喜、丰衣足食、多彩生活、生活保障、我的创业、精彩人生等方面，讲述普通家庭在这40年发生

的可喜变化，反映我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体现老百姓越来越充盈的幸福感。

(2)每篇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3)每篇稿件提供2—3张配图(JPG格式、相机拍摄，3M以上、原始大图，不作任何处理)。

征文评奖：

对见报稿件，除按规定给予稿费外，征文活动结束后，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从所有见报稿件中评选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在报纸上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同时对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给予3000元、2000元、1000元的奖励。

投稿方式：

稿件(文、图)均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邮箱 gzrbjy@163.com。投稿时须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通联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杨燕

联系电话：13990470117

甘肅日报社
2018年5月15日

小说连载 香秘

灾难

◎嘎子

我狂呼乱叫醒来了，抱着脑袋，眼前还是那片喷射状的红色。身子下是洪涛里漂流似的摇晃颤动，心子朝更加暗黑的地方收缩。

阿洼老人的诵经声使我在狂躁里平静下来，我撑起身子抬头看他，他也回头看了一眼我，嘴角收缩了一下，皱起温暖的笑纹。我看见他旁边蹲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双眼皮睫毛很长，墨汗里浸过似的漆黑。她看了阿洼老人一眼，也回头对我温暖一笑。我在想，那个抱狐狸的女孩，是不是这个女子？

阿洼老人说：“孩子，你做恶梦了。来，喝点热茶，心里会平静些的。”

我接过那女子递来的热茶，还在想刚才梦里的事。肯特上尉那双求助与无奈的眼睛还在黑暗里晃着，那张恐惧的脸由血红到青紫。他张大嘴想对我说什么，我伸过头去想靠近他时，他又挥手叫我离开，离得远远的。他抽出腰间的枪，我能看清M1911A式自动手枪上的钢蓝。他举起枪时，脸上难看死了。他的嘴张得很大，像要吞下什么巨大的东西。枪管伸进嘴里时，两行带血的泪从眼角流淌下来。我大叫一声，想冲过去，枪声响了，一股灰烟从他背后飘出，血水便喷溅出来……

我的牙齿在嘴里囊囊囊磕碰，腿还在不停地颤抖。

“喝点茶吧，可怜的孩子。”阿洼老人说。我喝了口茶，很清香的茶，粘在舌尖上时又有些苦涩。我叹息一声，把茶喝干净，那女人想来添上时，我摇了摇头。我能感觉到茶水在心里滚动，把那种血腥那些狂躁压了下去。可我填满心间的疑问又涌了上来，我双眼让泪濡湿了。

“我不明白，我的弟兄，勇敢乐观的肯特上尉怎么会突然举枪自尽呢？”

“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呀，我的孩子。”他的脸膛放出红光来，手指在我脸上晃了一下，说：“我们的心里都紧闭着一间房，没有门锁，我们平时也忘记了打开这间房来看看。就在那一天，你的弟兄，那个肯特上尉无意中掀开了那道门，平时疏忽了的邪恶的东西飞了出来，搅乱了他的心智。哦，孩子，我们都愿他的灵魂能得到宽恕而平静。”

我笑了，是很恶毒的笑，我差点对他大喊大叫。我的朋友我比谁都了解他呀！他会心智紊乱，做出疯狂的事吗？对一个刚刚结婚，盼望与新婚妻子相爱相守的人，能做出那样疯狂的事吗？我不相信，砍掉我的脑袋都不会相信。我又冷笑一声，说：“我会弄清楚的。别以为我眼睛看见的都是梦，我也有嗅觉，能找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阿洼老人看着那个女人，女人低下了头，我发现她两只手的指头相互纠缠着，显得很紧张。阿洼老人端起茶碗，低低吹去浮在面上的碎茶叶，喝了一口，茶碗捧在手心低低搓着。那是只黑亮的紫砂碗。他看了我一眼，说：“好吧，你去查吧，怎么查都行。想我帮忙的话，我们香格里拉人都会来的。”

女人在给他倒茶时，不小心把茶水溅到了他的腿上。女人嘴唇都吓紫了，低着头跪在地上直说对不起。阿洼老人哈哈地笑了，说：“一点茶水嘛，浇在花的根须，会根盛叶茂。而我这个不中用的老人，说不定会治好我痛了许多年的风湿呀！”

我却把这个女人记在了心里，想她肯定知道些什么事。肯特兄弟，等着吧，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阿洼老人却说，人呀，脚都是朝前生长的，那是为了朝眼睛看着的地方走。老盯着脚后根的人只有摔跟斗。过今天的日子，想明天的事吧。

在我心情平静下来时，我仔细打量了下那个女人，大约二十左右，脸微胖身材丰满，肤色白晰。眼睫毛很长很黑，笑起来像月亮似的美丽。阿洼老人说，她就叫月亮，是金色的，藏话叫色金达瓦。她坐在阿洼老人身旁，给他递着他需要的东西，看起来很像他的女儿。阿洼老人却说，按香格里拉的规矩，色金达瓦该做他的老婆。可他不想她做老婆，因为她还很年轻，该有美好的未来。他与她只能是父女是朋友，互相谈谈心里话，也互相帮着做做事。

色金达瓦又把一碗加了盐的茶递给他时，他端起茶没喝，看着那堵能观察世界任何地方的墙，眉头皱紧了。他放下茶碗，手掌在墙壁上的挥，雪风又在吼叫了，墙壁闪烁着刺眼的寒光，浓雾卷着大片的雪花扑面而来。那队迁徙的牧牛部落顶着风雪走近了。色金达瓦的脸也阴沉了，捂住脸好像不忍看这个正在受难的部落。阿洼老人的声腔很和蔼，说：“只要在朝前走，就有希望。红狐狸的阿洼部落没有就没有失去信心。”

达瓦说：“我是不想再看到有人死在雪地上了。像昨天看到的，一对母女，走着走着，就睡在了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阿洼老人什么也没说，轻轻拍着她的背。

我忍不住了，把这几天的疑惑说了出来：“他们不该离开自己的家园，走进这迷茫的没有尽头的风雪里。我想，他们不离开自己的草场，此时正坐在暖烘烘的帐篷里喝着热茶呀！”

阿洼老人冷笑了一声，色金达瓦说：“他们不是离开，是在逃命呀！”

我仍然不理解他们说的话。

阿洼老人招呼我坐到他身边来。他手墙壁上东一抹西一抹，一片焦黄的到处飘荡着死亡气息的草地出现了。强烈的旋风从黄土上刮过，把干枯的杂草刮到了天空。阿洼老人看了我一眼，眼心里充满了血红。他说：“活下来的都忘不了那场燥热的风暴……”

呼儿，呼呼呼——风把草皮铲起来，黄色的沙土漫天飞着，扯开飘不散的黑雾。

“风整整刮了五天五夜。开始，只是细声的喘息，刮到树顶的几片枯叶。渐渐，嘶声吼叫起来，卷起褐黄色的烟雾和山那边霉烂的焦土，狂涛般滚了过来……”

焦土与狂风在墙壁上的画面上交织出现，阿洼老人有些受不了，张大嘴喘息着，又捂住胸脯咳嗽起来。好像那风沙是朝他刮来的。他接过色金达瓦递来的茶，喝了几口才平息下来。他指着墙壁上的画面，对达瓦说：“你给这位先生讲讲吧。”

达瓦站起来，像个很有礼貌的讲解员朝我鞠躬行了个礼，朝向风沙滚滚的画面，说：“本来就让掏食草根的地鼠糟蹋成痲疯病头的黑草滩，此时只留下满眼的枯草，像头远方蠕动的老牛。萎缩的草卷曲着衰弱的身子，仿佛轻轻摆动一下，都会化为灰烬。那个时候呀，周围大山和灌木丛都涂上一层焦黑，那是神死亡的颜色。成群的秃鹫与乌鸦傲立在枯树枝上，呜呜哇撒一片忧伤，歌准时机扑向那些枯瘦羸弱的小动物与牲畜。不久，草滩上就留下了具具白骨，冷冷的刺着人的眼睛。”

“那是个死亡的日子。不过，那只是个开头，像一场什么戏的序幕，死亡的大门还没掀开呢！”

活下来的人呀，都这么说…… (未完待续)